



09836

九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十五

平宋功臣

至元渡江之役仁義之師紹美曹斌可謂盛矣惟伯顏磨
祥於沿海而阿里鯨恣於上游有遺憾焉舊史至百餘傳
今刪并存九篇而宏綱偉略已無所不舉若夫弩弓礮手
效指曠之能偏裨先登貪爪牙之賞依草附木起武材官
曷足數哉今刪其傳而附其姓名若苦徹拔都若怯怯里
若脫歡若失里伯若高諾爾一作關兒若劉斌若謁只里若鄭
溫若哈刺台若沙全若帖木不花若完顏石柱若石高山
若鞏彥暉若賈文備若解誠若管如德若朱國寶若齊秉
節若隋世昌若蔡珍若張泰亨若葉仙鼐若賀祉若孟德
若鄭義若張榮實若楚鼎若奧魯赤若周全若孔元若捏
古刺若月舉連赤若阿思蘭若哈八圖若艾貌若鄭鼎若
劉通若綦公直若張均若謝仲溫皆可不傳至若重喜塔
不已祖孫直脫爾忽刺出祖孫杭忽思阿荅赤父子皆一
人而複傳其實皆可從刪斯又舊史重紕繆無足責者
元之平金平宋皆以金宋降臣爲鄉導則劉整呂文煥之
功不可無傳以著其勞而雷夢炎夏貴蒲壽庚方回之賣
國負君亦不可無附書以著其罪今附錄於後

伯顏

孟祺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曾祖述律哥圖爲八鄰部左千戶祖
阿刺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父曉古台
從宗王旭烈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遣入奏
事世祖偉其貌辯其言曰非諸侯王臣也其雷事朕遣介

還報建謀發論恆出廷臣右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
二語決之眾咸服曰眞宰輔器敕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
弟妻之二年七月拜中書左丞四年改中書右丞七年遷
同知樞密院事一時輔相皆賢朝野晏然號爲極治十一
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
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且以病表
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
節制秋七月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
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甲戌朔會師襄陽分軍
三道竝進丙戌伯顏與平章阿朮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
郢新舊二城夾漢南北橫鐵紐聯戰艦水樹密椿伯顏曰
攻城下策也偵其下游有溝南通藤湖至漢僅數里乃耀

兵郢城不攻而潛襲下流黃家灣堡奪之盪舟由藤湖入
漢諸將以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大軍之
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以百騎殿破
其追騎二千次沙洋暨新城皆使降臣持黃檄屢招之屢
不應乃礮破沙洋而屠之諸軍蟻附遂拔新城守將邊居
諒率眾三千力戰死十一月丙戌下復州諭諸將不得入
城違者以軍法論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
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
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乎潛刻期而去宋淮西
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漢口要害以精兵守陽
邏堡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有淪河口可通沙蕪入
江亦有宋兵守之乃陽言圍漢陽夏貴果移兵來援潛遣

奇兵奪沙蕪口遂開埧引船由淪河趨沙蕪入大江其騎兵十萬咸列江北諸將請攻沙蕪南岸取彼戰船伯顏曰一舉渡江收其全功毋貪小利遂壓陽邏堡而軍再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死戰報國此其時也我宋天下今日猶賭博孤注輸贏決此一擲何多言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密語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若潛師從上流襲渡彼必不爲備乃分遣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等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遂俾阿朮出其不意夜渡青山磯敗宋水師都統程鵬飛於中流揚兵南岸夏貴軍聞之解體阿里海牙復以舟師薄之夏貴走陽邏堡伯顏聞報揮諸將急攻破之宋軍大潰數十萬眾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走至白虎山諸將請追

禽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是代吾使也貴將來矣伯顏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元軍也大會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伯顏用阿朮計定議先取鄂漢爲東下後路之防遂渡江次鄂州明日鄂州漢陽德安府皆以城降畱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守之使規取荆湖而自與阿朮統大軍水陸東下明年春興國蘄黃江州南康安慶池州所至望風而靡二月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陳丁家洲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騎兵夾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宋軍陳動貴先遁似道軍奪氣阿朮手柁衝敵船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竝舟深入伯顏命步騎左右倚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

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
廬州虎臣走秦州由是太平寧國建康無爲和州鎮巢饒
州鎮江皆送管籥請城主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
亦相繼降諸軍駐建康禁侵掠上遣國信使廉希賢嚴忠
範使宋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爲累
希賢固請與之至獨松嶺果爲宋人所殺伯顏以行中書
省駐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樞密院駐鎮江阿朮別奉
詔攻揚州江東饑疫伯顏命廩振而醫藥之居民大悅宋
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言殺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
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
顏命議事官張羽等持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四月
有詔天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奏言百年逋寇保據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四

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
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其召丞相來朝面議五
月以阿剌罕爲參政畱治省事伯顏渡江北上七月進右
丞相讓功於阿朮乃并以阿朮爲左丞相八月受命出都
九月會師淮安城下伯顏親臨南城堡揮諸將長驅而登
拔之十月圍揚州未下畱諸將守灣頭新堡而自赴鎮江
十一月分軍三道參政阿剌罕等爲右軍以步騎自建康
出四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等爲左軍以舟師自江陰
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以中軍出常州道水陸並進約會
于臨安時常州已降復叛固拒數月不下乃親督帳前軍
礮弩晝夜環攻陷之屠其城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
伯顏令勿追曰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旣而平江湖州

嘉興果相繼下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伯顏書來見泣訴奸臣蔽主太皇太后及幼主皆不知望哀憐罷兵伯顏曰汝國執我行入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歲又無故殺害廉奉使今尙何言錢王納土李主出降聽可自擇且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軍進次平江會囊加台同宋尙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以書來請尊世祖爲伯父而世修子姪之禮且約歲幣銀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伯顏遣還臨安十三年正月次嘉興宋宰臣陳宐中遣御史劉岳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又令都統洪模持書同囊加台來見及次長安鎮宐中等不至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宋

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等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進軍臨安北十五里宋臣陳宐中張世傑蘇義劉師勇等以益王廣王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雷宮中伯顏亟遣左右軍追之不及禁軍士毋入城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仍宋衣冠不改制先是三衙衛士白晝殺人閭里小民乘亂剽掠至是民皆安堵如故乃遣降臣程鵬飛洪雙壽等人宮慰諭謝后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內官鄧惟善來見伯顏慰遣之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雷之軍中令館伴羈縻之遣使諭宋主削帝號易降表駐軍臨安城北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浙江宋宗室大臣皆來見令宋主謝后以手詔諭未附州郡罷文天祥所

招募義兵二萬人伯顏登師子峰觀臨安形勢分諸將共守其城二月遣人往淮西招夏貴仍遣別將徇地浙東西於是嚴婺台處諸州竝下夏貴亦以淮西降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芒古台古一作兀范文虎入治府事籍其軍民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仍禁侵壞宋山陵是日移軍浙江之澥其地爲潮退淤灘北軍不知也旣而潮不至者三日宋人大驚歎爲天助遣使奉宋降表赴闕伯顏拜表稱賀曰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恭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

齡梯杭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域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昏愚弗遵聲教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旋輒詐謀之復肆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三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樊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旣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等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尙無度德量力之心荐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宐先乃命阿剌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屯師於海渚臣與阿荅海忝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竝進常州已下列

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知窮蹙迭致哀鳴始則有爲姪納幣之祈次則有奉璽稱藩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率銳卒直抵於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衛士崛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片之降旛始豎其宋國主已於二月初五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如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躬逢駿烈中外混一車書會同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宋福王與芮亦來降三月伯顏入臨安俾郎中孟祺籍其禮樂祭器冊寶儀仗圖書以阿剌罕董文炳雷治行省事經略閩粵芒古台以都督鎮浙西校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七

都以宣撫使鎮浙東唐兀台李庭護送宋君臣北上伯顏發臨安惟謝后以疾獨畱隆國夫人黃氏暨宮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猷謝堂楊鎮而下官屬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宋主求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殿受朝賀封宋主暴瀛國公宋平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命伯顏告於天地宗廟大赦天下以伯顏同知樞密院賜銀鼠青鼠只孫衣二十襲裨校以下賞銀有差十四年宗王昔里吉劫皇子北平王拘安童以叛應海都命伯顏率師討之遇賊斡魯歡河夾水而陳相持久之令牧馬具食俟賊懈俄麾軍兩翼渡水掩其不備破之昔里吉走死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皇太子燕王撫軍北邊

以伯顏從仍諭之曰伯顏才兼將相忠於所事故俾汝從不可以常人遇之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尊禮有加是歲頒羣臣食邑益以藤州等處五千戶當伯顏之平宋還朝也詔百官郊勞平章阿合馬先諸官謁於道伯顏解所服玉鉤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薄此也阿合馬謂其輕己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異寶曰玉桃蓋帝察之無驗阿合馬既死有獻此蓋者帝歎曰吾固知伯顏無欺也別吉里彌什者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赦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秋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遠斥堠謹堤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邀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八

遠避嘗令軍中采蔑怯葉及菡敦之根貯之人四斛草粒稱是冬盛雨雪人馬賴以不饑又令有捕毳獸者積其皮至萬輦京師易繒帛以衣邊軍二十四年春遼東宗王乃顏將叛報至詔伯顏覘之多載衣裘入其境輒賜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酒半趨出與其從者分三道逸去驛人得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佐世祖親征奏敵兵多蒙古親亞戰故不力請命李庭董士選將漢軍用漢法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台進逼乘輿漢軍力戰果敗之卒禽乃顏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二十九年秋討叛王蔑里海都等相值於阿撒忽圖嶺大戰破之蔑里挺身走軍還遇伏兵於必石圖嶺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逐之斬首二千級縱其謀者齎書諭蔑里以

禍福蔑里得書感泣後來歸惟海都不降廷臣有譖伯顏
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以御史大夫玉昔代之乃以
軍授玉昔而行語詳叛王傳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
大同世祖不豫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
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伯顏呵之曰汝將
爲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
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
有識成宗卽位於上都大安閣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
殿陞陳祖訓宣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
悚然趨殿下拜五月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知樞密院事
時相有忌之者伯顏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
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三省累請罷行樞密院帝問於伯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九

顏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宐外而軍民分
隸不便帝是之三院遂罷冬十二月有大星隕於東北兩
木冰伯顏卒年五十九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
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下江州時宋臣呂師夔盛飾
宗室二女以獻伯顏斥去不願師入臨安肆不易市畢事
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也大德八年特贈宣忠
佐命開濟功臣太師淮安王諡忠武皇慶中賜鈔十萬貫
命江浙省臣建廟祀諸臨安至正四年建碑都城之郊賜
額曰開國元勳佐命大臣之碑翰林學士元明善撰其文
進封淮王子邁的僉樞密院事囊加台樞密副使孫相嘉
實禮同僉樞密院事集賢學士至治末省先瑩於白只刺
山聞變赴上都或勸少避之曰我與國同休戚今有難可

避乎至上都果見囚久之得釋尋拜河南江北行省平章
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曾孫普達失理皆能世其家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父仁業儒有節行北渡寓濟州
兼臺州帥石天祿禮之辟兼詳議府事祺幼敏悟善騎射
侍父徙居東平時嚴實修學校試生徒祺登上選辟掌書
記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間於朝擢國史院編修官遷
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至元七
年持節使高麗還稱旨授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十一年
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計畫者與俱行
遂授祺行省諮議時軍書填塞祺酬應剖決略無凝滯師
駐建康伯顏以兵事詣闕政無大小祺與執政並裁決之
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對曰宋人之計急則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十

必竄閩廣若迫以兵其竄愈速一旦城中盜起臨安三百
年之積焚蕩無遺矣莫若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
須完取之耳伯顏善其言草書遣人至臨安以安慰之宋
乃不復議遷闕先是宋降表稱姪皇帝屢拒不納祺自請
爲使徵降表至則會宋相於三省夜三鼓議未決祺正色
曰國勢至此夫復何待遂定議書成宋謝太后手批用寶
攜之以出復啟謝太后於內殿取國璽十二送出伯顏將
親封之祺曰管鑰自有主者非所宜預一或不謹恐異時
姦人妄相誣污終不可明遂止江南平伯顏奏祺前後功
多且可任重授嘉興路總管佩虎符在官未久以疾歸東
平至元十八年擢浙東海右道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

一追封魯郡公諡文襄

阿朮

趙璧 昂吉爾

芒兀台

阿朮兀良氏都帥兀良合台子也沈幾有智略臨陳勇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候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事見其父兀良合台傳世祖卽位雷典宿衛從征李璫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於汴復立宿州至元初略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震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朮乃自安陽灘濟江雷精騎五千陳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朮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十一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水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至虎尾洲大破之殺溺生禽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分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來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朮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朮令諸軍艤船以待然薪照江兩岸如晝追至櫃門關禽貴餘眾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設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

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陽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敗去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閒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三月進平章政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閒騎兵不得護岸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阿朮與伯顏殿後僅從數十騎卽奮架馳擊追斬五百餘級生禽其將趙范

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朮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朮謀於伯顏分麾下四翼軍馬以舟載之循岸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南岸露沙洲令諸舟望洲截江橫渡宋水師都統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禽斬無算奪船千餘艘鵬飛敗走進抵南岸阿朮率諸將攀岸疾鬪開合數四南軍阻水不得相薄遂起浮梁成列而上出馬於岸復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不如上取鄂漢

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從之令水陸並趨鄂漢焚宋戰艦三千艘於江火照城中漢陽鄂州大恐相繼降十三年正月黃蘄江三州降卽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朮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朮曰若釋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不利我任其罪二月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陳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將兵殿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礮擊其中堅宋軍陳動阿朮挺身登舟手持柁突入敵軍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阿朮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眞州敗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宋兵於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於瓜洲漕粟於眞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才軍夾河爲陳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卻眾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禽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篷檣煙燄漲天宋兵旣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鷁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不能軍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

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洲以絕揚州之援故伯顏軍不血刃而平宋阿朮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尙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邨以扼其高郵寶應之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雷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伯顏察爾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戒曰庭芝水路旣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邨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邨柵至曉伯顏察爾來援所將皆阿朮身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眾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十四

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朮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秦州守將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於揚州市阿朮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覲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年五十有四追封河南王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太宗時以薦召至行宮愛其精敏但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爲損益寵遇無比命馳驛聘四方名士王

鶚等又合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救璧以蒙古語譯大學衍義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璧年二十有三憲宗卽位召問曰治天下何先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有斷事官身老瓦赤者持其印請於帝曰此先朝所賜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邪抑易以新者邪璧侍旁呵之曰用汝與否尙須聖裁乃敢以印爲請奪其印置帝前帝爲默然久之曰朕亦不能爲此其人竟不復用壬子命偕史天澤爲河南經略使承兵亂後復辟前進士楊果陳紀爲佐相與鋤強暴屏盜賊造楮鏹立屯田固邊壘廉郡邑未期而境內治尋從世祖伐宋爲江淮荆湖經略使兵圍鄂州宋相賈似道遣使來願請近臣議和璧請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行世祖曰汝登城必謹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璧登城宋將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爲界且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璧曰上駐濮州未拜旗時若早有是請猶或見從大軍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邪將與面語京遣人約之未至璧適見軍中旗動迺約再議而還憲宗崩世祖卽位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都城連年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乘輿北征璧稽覈豪貴侵盜逋負錢數十萬計民不擾而軍用足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年從親王合必赤討李壇於濟南蒙古漢軍悉聽節制會諸軍乏食璧從濟南稅近地居民麪米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年帝欲作文檄宋進臺者數不稱旨乃召璧爲之文成帝甚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宋守臣呂文

德遣閒使約降帝命璧詣都元帥阿朮營密議俄同行漢軍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遡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壁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壁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兵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懼不敢動明旦阿朮至領諸將追騎兵璧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舟師遂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士卒溺死甚眾奪戰艦五十禽將士三百餘會高麗王禎爲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路中書省事興師問罪師次平壤時衍已死璧密奏高麗避兵江華島餘四十載外雖臣貢終莫肯出由權臣欲倚險以擅王位今衍已憂懼死國王在江華島若朝廷許遣兵護歸使復國於平壤則於字小除姦一舉兩得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七

上可其奏始移軍島旁島因山繚海城周五百餘里建卻敵樓櫓三之一乃宣德音申約束秋毫不犯島中官吏兵民悉還舊都舉國歸心師還遷中書右丞十年遷平章政事十三年卒贈大司徒諡忠亮

昂吉爾張掖人姓野蒲氏世爲西夏將家父甘卜率所部歸太祖以其軍隸蒙古軍籍仍以甘卜爲千戶主之及卒昂吉爾領其父軍從征諸國有功至元六年授千戶略地淮南所向無前時元兵初南塞馬當暑多疥癘昂吉爾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病良已由是軍中馬病者率以屬焉歲療馬以萬數宋輸糧金剛臺意將深入昂吉爾將兵馳往斷其道因上言河南邊郡與宋對境宋兵時爲邊患唐州東南皆大山信陽在蔡州南南直九里武陽平靖五水

等關宋兵必經諸關入信陽實其咽喉守禦莫急往年金亡朝廷得壽泗襄郢而不畱兵守卒使宋得之請城信陽以扼宋從之城成授信陽軍萬戶佩虎符丞相伯顏渡江畱阿朮定淮南東道其西道則屬之昂吉爾駐兵和州宋淮西制置夏貴遣兵四萬來攻潛兵出千秋澗塞其歸路因出城奮擊大敗之獲人馬千計阿速軍戍鎮巢暴橫激變昂吉爾攻拔其城遂攻廬州降夏貴昂吉爾入廬州城按堵無所犯遷淮西宣慰使宋丞相文天祥復起兵海道舒民張德興應之龔破興國德安諸郡還據司空山詔昂吉爾攻之一戰而定江左初平官制草勑權臣阿合馬納賂鬻爵江南官僚冗濫爲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舉薦超授宣慰使者甚眾民不堪命昂吉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七

爾入朝具爲帝言且枚舉不循資歷而驟升者數人帝驚愕謂姚樞等曰此卿輩所知而不爲朕言昂吉爾顧言之邪卽命偕哈伯崔斌和魯火孫董文忠滅汰之選曹一清仍詔諭江淮軍民俾通知之時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昂吉爾請立屯田以給軍餉旣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眾今方有事日本若復調發民兵將不勝動搖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楫復以爲言帝乃遣數千人卽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爾所言乃以二萬兵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改河南行省參政淮西宣慰使都元帥行尙書省右丞皆兼淮西使帥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等領卒十萬征之昂吉爾疏言曰臣聞兵以氣爲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作氣海內騷然一遇

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生平好直言雖帝怒甚其辭不少屈後坐事罷官子昂阿圖從征乃顏有功授廬州蒙古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暗普海北海南道廉訪使孫教化的世襲千戶

芒兀台蒙古達達爾氏祖塔思火爾赤從太宗定中原有功爲東平路達魯花赤位在嚴實上芒兀台事世祖爲博州路奧魯總管至元七年又爲監戰萬戶佩金虎符八年改鄧州新軍蒙古萬戶治水軍於萬山南岸以兵攻樊拔古城繼敗宋軍於安陽灘轉戰八十里禽其將鄭高大軍攻樊分軍爲五道芒兀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豎雲梯於北岸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命部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章阿朮南征命與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萬戶史格率麾下會鹽山嶺遇宋兵芒兀台突陳諸軍繼進敗之自郢州黃家原蕩舟入湖至沙洋堡立礮坐十有二豎雲梯先登焚其樓櫓拔羊角埧破沙洋堡直抵新城鏖戰大敗之宋復州守將翟貴以城降將由漢口入江聞宋兵屯漢口乃率舟師經鬪龍口至沙步入江遇宋兵三百餘艘分道來拒進擊走之次武磯堡宋將夏貴堅守不下阿朮率萬戶晏徹爾史格賈文備同芒兀台四軍雪夜泝流西上黎明至青山磯北岸史格先渡宋將程鵬飛拒敵格被三創喪士卒二百人諸將繼進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舟泊中洲宋兵阻水不得近伯顏復遣萬戶張榮實等率舟師來援夏貴率麾下數千將奔大軍乘之大敗走黃州遂拔武磯堡斬守將王達阿朮軍遂渡南岸伯顏留軍

鎮鄂漢率諸將水陸東下十二年正月遣芒兀台前行招諭蘄黃德安安慶池州諸郡皆望風款附次丁家洲宋賈似道孫虎臣來拒芒兀台擊之奪虎臣所乘巨舟與宋降將范文虎以兵五百諭降和州及無爲鎮巢二軍九月攻常州拔其木城擊叛將趙潛於豐登莊復招降湖州行省第其功命行兩浙大都督府事十四年改闢廣大都督行都元帥府事時宋二王逃入海詔與右丞塔出會兵收之次漳州諭降宋守將何清十五年師還福州拜參知政事詔與梭都等行省於福鎮撫瀕海八郡十六年沙縣盜起詔復行省事討平之議令移潭州未幾中書言梭都在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及芒兀台至招來七十二寨建寧漳汀稍獲安集不當更移他處十八年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九

轉右丞時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貲頗擅威福芒兀台慮有變奏移之他道二十一年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初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禽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大舉又資阿塔海征日本戰艦三千福建省臣言其有反側意請除之芒兀台攜義入朝保其無事伯顏亦以爲言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從者林雄等十人竝上百戶二十二年以言者召赴闕封其家貲遣使按驗無狀未幾拜行省左丞相還鎮江浙二十三年征日本請募島民販私鹽者爲水工從之役旣罷請以戰艦付海漕又言省治在杭州其兩淮江東財賦軍實旣南輸至杭復自杭北輸京城往返勞頓不便請移省治於揚州復言淮東近地宜置屯田歲入糧以給軍所餘餉京師帝

悉從之詔江淮管内竝聽芒兀台節制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合有司遣還芒兀台言其不可遂止闔越盜起詔與不魯彌什等合兵討平之以病召還二十七年以江西平章奧魯赤不稱職特命爲丞相兼樞密院事出鎮江西在官四十日卒芒兀台之在江浙專復自用又易置戍兵變更伯顏阿朮成法帝每戒敕旣死臺臣劾郎中張斯立罪狀而芒兀台迫死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始聞於帝云子三人帖木不花孛蘭奚襲萬戶亦刺出中書參知政事

阿里海牙

史格

阿里海牙身一畏兀人初生胞中剖而出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聰辯有膽略家貧嘗躬耕舍耒歎曰大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二十

丈夫當垂功竹帛何至槁項馱馱去求北庭書

卽畏兀文字讀

之一月而盡用薦者言得事世祖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五年命僉河南行省事與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之遣諸將也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斃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堡俾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互諸堡爲必取計城中糧儲多呂文煥拒守五年終不下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堅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脣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報可會西域人獻新礮法挾之來軍中立礮攻樊城破之先是宋兵作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旣而移攻具向襄陽一礮中具

譙樓城中洵懼多踰城降者阿里海牙身至城下與文煥折矢爲誓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阿里海牙行荆湖樞密院事鎮襄陽因奏自古荆襄用武之地今漢水上游已爲我有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必可平會阿朮入覲力贊其議詔益兵十萬拜伯顏爲行省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同伐宋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師由沙蕪口入大江宋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陽邏等堡貴趨援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磯鄂州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爲江南要區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岳潭皆未下不得一大將鎮撫其地上游一動則鄂非我有矣乃分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州而自與阿朮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集鄂民宣上德意禁將士毋侵掠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阿里海牙言江陵地居上游宋倚之爲重鎮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待江水泛溢鄂漢之城恐亦難守帝從其請進徇江陵與宋鄂州安撫高世傑遇於洞庭湖兵船成列而陳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而自帥兵左右夾擊世傑敗走追至桃花灘力屈而降誅之遂下岳州至江陵縱火焚其柵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恐卽以城降遂入城釋繫囚放戍券軍除其徭役及法令之繁苛者傳檄歸峽鼎澧隨辰沅靖鄧復均房施荆門及諸猺洞無一梗阻以江陵地圖來上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爲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收新附來遠人帝覽奏喜語近臣曰伯顏兵東下

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方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猝至
今荆南既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卽命平章廉希憲出鎮
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新附者委之比
至鄂爲書招潭州守將李芾不聽阿里海牙以舟師至因
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破其木堡流矢中胸創甚督戰
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拒守十三年正月芾力屈自
殺軍民數萬人盡爲阿里海牙所屠廬舍樓櫓悉成灰燼
惟存一帥署由是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
諸州郡守臣皆望風驚悸各奉表降獨知邕州馬瑩守靜
江不下阿里海牙貽書許以廣西大都督瑩焚書斬其使
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
南地以涸其隍城破瑩被執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尤

非潭比悉坑之斬瑩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徇賓融柳
欽橫邕慶遠齊榮祖徇鬱林貴連象脫鄰徇潯容藤梧皆
下宋特磨道主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
奏官其土官分兵戍諸要害自還潭州旣而宋二王稱制
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周隆羅飛賀十二咸
起兵應舒黃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
牙旣誅才喻等至雷州使人招諭瓊州安撫趙與珞不聽
遂自航海五百里至白沙口執與珞再安國黃之紀宋史作傑
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地降八番羅甸諸蠻以
其長文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十六年入覲獻金三千五百
兩白金五萬三千兩南臺御史大夫相威檢覈阿里海牙
所俘男婦得三萬二千餘口帝命盡放爲民相威復奏阿

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戶爲奴自置吏責其租賦阿里海牙謂征行所得帝曰如果降民宜速還有司若征行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量賜有功者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得州凡五十八洞猺山獠不可勝計所至殺戮立威民不堪命二十一年四月親行海濱收集占城潰卒同鎮南王脫歡征交趾敗績於萬劫江僅以身免還朝加湖廣左丞相自陳其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其矜功邀賞阿里海牙自辨有旨逮魯瞻赴行臺質問相威曰爲臣敢爾欺誑邪御史何罪奏釋之未幾卒追封楚國公諡武定後桑葛專政遣其黨要束木鈎攷荆湖錢穀乃籍其家費送至京

論曰曹彬下江南兵不血刃而曹翰上游專制盡屠江州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伯顏下江南亦不戮一人而阿里海牙獨屠潭州屠靜江甚至江陵宣撫朱禔孫制置高達已降尙戮其妻此武夫屠伯之常不足深怪而議者反譽阿里保全潭民稱其未嘗專事殺戮此蓋碑誌僅據其家狀爲言故舛錯若是至舊史修於異代有何諱忌而亦依樣胡盧則何用斧鉞爲哉

史格字晉明天澤長子憲宗賜天澤以衛城授格節度使憲宗崩格北畱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旣又代張弘範爲亳州萬戶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弘範從攻襄陽襄陽下眾軍渡江平章阿朮將二十五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卻格破三創喪其師二百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

身亦被七創乃敗走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念其功而薄其罪俾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礮激柵木傷肩矢貫其手裏創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畱戍從攻靜江眾以輶輜自蔽鑿城格所當礮礮蔽地車不可前乃伺隙率眾攀堞蟻附而上又拔之徇廣西十三州廣東三州皆下溪洞諸夷來降者五十州授廣南西道宣慰使宋亡後其大將張世傑挾益王昞廣王昺據福州立益王傳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託計事還靜江格曰君等亦爲虛聲所懼邪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未爲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徹備示敵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劇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二五

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外掠內耕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畏暑不敢深入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乘閒火其廬蹂其穡仲窮蹙遂降益王餘眾破潯州害守將靜江北抵泉永皆城守永州被圍凡七月格分兵赴之解其圍益王死衛王立趣廣州避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據雷州進兵攻走之世傑將兵數萬復圍雷州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餉之世傑解圍去旣而宋衛王死廣東西悉平屢遷江西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榮鄧州舊軍萬戶

董文炳

子士元

弟文蔚

阿剌罕

董文炳字彥明俊之長子也少孤母李有賢行嚴於教子

文炳兄弟從師警敏強記自幼儼如成人以父任爲臺城令明於聽斷上下欽服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斂日重文炳捐私穀數千石民得以寬前令因軍興稱貸於人取息歲倍以民蠶麥償之文炳以田廬若干畝計直償其貸復以閒田與貧民耕之數年流離漸還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由是賦斂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或讒之大府欲中害之文炳卽棄官去癸丑秋世祖在潛藩受命征大理文炳率壯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至吐蕃止餘兩人徒步從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二三十里會使者遇之還奏其狀世祖遣其弟文忠解尙廩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旣至世祖閱勞甚厚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從伐宋至淮西臺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馳至寨下免胄諭以禍福遂降之師次陽邏堡其地扼長江天險宋兵傾國死守文炳言兵法先聲有奪人之心願假戈船先諸軍渡江以奪其氣率弟文用文忠載勁卒數百以從鼓櫂疾趨徑薄南岸三戰三捷命文用輕舟報捷世祖方駐香鑪峯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師毋解甲旦日畢渡會憲宗崩班師世祖卽位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擾攘之後危疑尙多宜大赦以安反側從之中統二年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李壇反濟南文炳會諸軍圍之壇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文炳乃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眾遂亂禽壇以獻壇兵有

沂漣兩軍二萬餘皆勇而善戰主將怒其從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主將曰彼爲瓊所脅耳今盡戮之恐乖天子不殺降之詔主將從之然他營所殺已大半皆大悔瓊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聽給有功者文炳至盩都畱兵於外從數騎冠裳而入居府不設警衛召瓊故將吏立之庭諭以朝廷德意赦其誅誤且陳金銀符待有功得便宜除授所部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二年以文炳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奏造戰艦五百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帝欲大發河北民兵攻宋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不如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美

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皆從之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壤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不發詔而遣使入奏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立罷之十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擣宋腹心十一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禦之飛矢貫臂脇文炳拔矢授左右發四十餘矢箠中矢盡顧左右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張滿遂悶絕殆明日水入外郭士卒卻避貴乘之壓軍而陳文炳起束劊手劍督戰子士選以戈擊貴

部將獲之以獻貴遂去不敢復至是歲大舉兵伐宋丞相伯顏自襄陽東下十二年正月文炳自正陽會伯顏於安慶降其守將范文虎文炳言大軍旣疲於陽邏堡請以所部兵當前鋒伯顏許之走宋相賈似道於蕪湖次當塗拔采石三月詔以天暑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時揚州眞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旣降復叛張世傑孫虎臣約眞揚兵誓死戰眞揚兵戰每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勁卒居前文炳身犯之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居中二子士選士表戈船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兩軍皆殊死鬪聲震天地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東走入海俘其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船七百宋人舉國震恐十月諸軍分三道進文炳居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毛

左由江陰循海趨臨安所過民不知兵凡獲生口悉縱遣之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海寇張瑄有眾數千倚島爲雄遣士選招降之得海船五百十三年正月師次鹽官再招之不下將佐議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已有成約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邪遣人諭降之遂會伯顏於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航海文炳繞出城南屯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挾宋主弟吉王昞廣王昺南走宋主羃遂降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圖籍禮器璽符交伯顏上之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畱後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

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文炳卻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惟文炳無名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昞據台州閩中亦爲宋守敕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民何以續命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擅俘者以軍法論凡縱免者數萬口溫州未下其守將焚城遁文炳亟命滅火追禽其將數其殃民罪斬以徇既逾嶺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閩平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正月急召文炳於臨安比至上都請從征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

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盡以託卿猝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省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文炳避謝不許至大都更日直中書平章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爲之少斂嘗執筆請署省案文炳以樞密不署中書案再四不肯署或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深負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以疾奏請解機務詔赴上都命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八月天壽節賜宴文炳以功臣坐宗室大臣上九月卒贈平章政事諡忠獻文炳居家孝友居母喪哀毀骨立教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不命不敢坐裘馬金帛皆共之有萬石君風子士選孫守簡別見世祖文臣

傳

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少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中統初以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襲叔父文蔚職爲千夫長丞相伯顏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從行省阿里攻揚州駐師灣頭堡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圖以百騎從之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日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方整陳欲戰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刺圖以部兵赴敵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眾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創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年四十有二哈刺圖亦戰死江淮旣平伯顏入朝言於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无

以士元與哈刺圖對帝曰不花健捷過人晝戰必能制敵夜戰而死甚可惜也追封趙郡公諡忠愍

文蔚字彥華文炳次弟也重厚寡言勤讀書兼善騎射文炳爲橐城令家務悉委之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率十有七人私整鞍馬衣甲自爲一隊與眾軍渡淮甲寅世祖收大理還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可任解所佩金符以讓帝嘉賞之授橐城等處行軍千戶南鎮鄧州與荆襄接壤沿邊城壁未築是年冬修光化明年立昆陽又明年築棗陽文蔚悉總之親其勞苦不鞭笞而事集丁巳攻樊城樊城南據漢北阻湖師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士於湖水隘處立椿實薪草頃之梁成至曉畢渡圍遂合復統拔都軍前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己未憲宗伐宋入川蜀

文蔚奉詔將鄧兵西上率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崎嶇戰釣魚山帝賞賚之中統元年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爲千戶畱屯上都三年李璫反據濟南文蔚以麾下軍圍其南面經時力戰城破奏功還至元五年卒於上都弟文忠時爲樞密僉院乞護喪南還帝甚憫之泰定中追封隴西郡伯

阿剌罕札剌爾氏祖撥徹初事太祖爲火爾赤兼爲博爾赤一官掌服御弓矢一官主飲膳也太宗時從征隴北陝西有戰功父耶柳干從皇子闊出忽都虎南征累功授萬戶遷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又代大將察罕益德統大軍攻淮東西諸郡兩世皆死於戰阿剌罕襲父職攻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權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明年行江東道宣慰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使又明年入覲遷行省左丞進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征日本次明州卒方歲己未從世祖渡江破宋師於隆興北山中統初討叛黨阿藍荅渾都海於河西明年扈征叛王阿里不哥於幕北又明年從宗王平李璫於濟南四役皆有功至元四年觀兵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走宋師安陽灘綴宋師百丈山十一年略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盪舟之策渡沙蕪取鄂州遂別略壽昌統左翼軍順流東下十二年入建康與右丞相伯顏左丞董文炳分軍三道取宋阿剌罕將右軍發建康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垣拔溧陽建平罕將右安長興闕獨松關前後斬首萬五千級十三年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襲宋軍至福安

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釋監軍趙由瑒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參政陳文龍降宋官三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子拜降襲職卒弟耶速迭爾襲以萬戶領蒙古軍鎮守河南文宗以懷王由江陵入繼大統道過汴梁召耶速迭爾以其軍扈從北上進平章政事天祿改元知樞密院事帥兵屢拒上都之軍於通州昌平居庸關復禦陝西兵於廣平磁州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詔加贈其祖父三代皆曹南王敕國史臣虞集碑其神道而許有壬碑其

神堂

道園文錄
至正集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能詩歌年二十時兄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雷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三年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璫於濟南柔戒之曰圍城勿避險地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帥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璫每出軍侵突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易受攻而敵不至必以奇兵來襲我也遂築長壘濠內伏甲開東門以待之夜浚濠倍其深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陷濠中其得跨濠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璫既誅朝廷懲璫以藩鎮專兵民之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元年弘略既入宿衛復授弘範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微服出行

察民疾苦而除革之又輒免其租稅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恆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善之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朝廷以益都兵乃李壇所練勇悍難制故授弘範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命屯鹿門堡斷宋餉道以絕郢援弘範言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而我不能禦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旅士卒道出襄陽南者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庶幾敵可坐困帥府奏用其言乃移弘範兵戍萬山一日與將士較射出東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門宋兵奄至眾寡不敵將佐請入城自守弘範曰敵至不戰何以示威卽擐甲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陳步兵閒陳而待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閒突陳弘範嚴陳不動再進再卻弘範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襄瘡見主帥曰襄樊水陸二軍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水軍之援而全力攻樊樊必破樊破則襄陽亦下矣從之明日復率銳卒先登拔之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拔武磯堡渡江爲大軍前鋒宋相賈似道阻兵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次瓜

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以勁兵二萬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禦之夾水而陳弘範以十三騎徑度衝之陳堅不動弘範引卻有驍將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揮大刀出陳直趨弘範弘範旋轡回槩殪之合軍歡呼震地敵人奪氣進師薄之眾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悉其水軍而陳於焦山南北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艦八十俘馘千計上其功賜號拔都改亳州萬戶亳州張柔舊所統也從中書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姪爲稱往返未決弘範將命入杭城數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復叛其守將殺使焚書及城破或請屠之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三

弘範但誅其首而已十四年師還授江東道宣慰使是時宋丞相文天祥陳宐中張世傑等立益王昀於福州閩粵響應爲董文炳塔出及梭都等所敗走廣州會昀歿世傑等復立衛王昀於海中厓山尙有船七百艘眾十餘萬十五年命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往平之辭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一軍二帥號令不一不許賜錦衣玉帶弘範辭請賜劍甲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不用令者以此劍處之將行薦李恆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由閩入粵以弟弘正爲先鋒弘正驍勇旣踰嶺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令下馬治朝食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磨軍

連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鮑浦寨南瀕海弘範先斷其走水之路而後攻陸又拔之福建瀕海郡邑皆望風下獲宋丞相文天祥於五坡嶺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入海辛酉次厓山山南北互二百餘里宋建行宮於山麓環以千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橫爲一陳隱然如城堞船尾皆向外爲死守計於是不可攻人而止可受人之攻弘範引舟師赴之厓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至不可進乃繞山之東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時元兵皆海艘無哨船不能趨利故世傑得以輕舟往來樵汲自如及李恆以廣州哨艇至遂斷其汲道燒其宮室宋兵每日惟潮平時有淡水取汲舟中糧可支半載弘範遣使諭降世

傑覆請退屯廣東一道以奉趙氏宗廟不許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礮弘範曰礮攻則舟散我分追不利不如聚而殲之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李恆軍北面弘範自軍南面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附山潮退必東遁南軍急邀之勿令得去西北軍聞吾樂作乃戰平旦先麾北面軍乘潮而戰不克會潮退水南瀉北面軍順流衝擊突入其陣李恆命轉柁尾溯行徑擣其柵憑高瞰敵兩軍殊死戰矢石蔽空塵至日午潮長水北流南面軍復順水勢進攻世傑腹背受敵元軍預濡醜覆艦以禦火礮而以幟障舟尾戰樓伏士負盾約聞金聲始起戰敵大集不動俄樂作敵疑宴而懈我軍已及其舟而敵矢將盡鳴金徹障弓弩火石交發頃刻連奪其七大舟血戰自巳至申聲

震大海宋師大潰宋臣陸秀夫負其主鬪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以十六艦奪港遁李恆追至高州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大風壞其舟死海陵得其戰艦七八百尸浮海面十餘萬嶺海悉平磨崖勒石紀功於厓山之陽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疾病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有三弘範將家子而讀書知大誼伯顏會諸將於建康出庫金頒賞弘範後至伯顏詰以軍法後至者誅弘範笑曰臨戰不敢後受賞恥居先也眾皆歎服獲文天祥使拜不屈待以賓禮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之簿錄宋內庫金帛時夾谷士常預焉其後多所遺失或疑士常私匿欲攷驗之弘範謂士常名士行義有素願以官爵家帑保其無他既而其誣果白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追封淮陽王謚獻武子珪別見中葉言臣傳

李恆

李恆字德卿其先世爲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于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皇弟合撒爾大王畱養之從經略中原有功以達魯花赤佩金符監淄川王分地遂爲淄州人惟忠生恆恆生而穎異王妃嘗子之李璿反漣海恆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璿怒繫恆闔門於獄璿誅始得出世祖嘉其忠至元七年授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從伐宋圍攻襄樊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濟漢渡江遂從大軍東下十二

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仍遣恆還鄂州諭江陵降其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復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禽高世傑下岳州進拔沙市畱鎮守江陵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伯顏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徇湖廣而以恆爲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於江州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江吉州遂定贛南安宋廣東經略徐直諒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計南踰嶺海北盡長江東西際閩湘共收郡縣百有五十得戶三百萬明年宋丞相陳宐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昷於閩中右丞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眾屯邵武沿海郡縣豪傑吳浚等爭起兵應之恆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

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恆復遣將敗之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據汀恆遣兵復汀州旋爲天祥所陷行收兵出興國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擊走之及諸空坑降其眾數萬軍中有得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諸將欲借此盡籍誅諸富戶事連數百家恆悉焚其書人心乃定或欲發吉州天祥祖墓恆曰豈有王師發人祖墓之理會詔至令與右丞阿刺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眾皆謂宜趨福建恆謂若諸軍俱赴福建彼必竄廣東以撼江西不如從廣東夾攻之果遇宋兵於梅嶺敗之乃遁走碭洲十四年拜參知政事行省江西十五年宋益王昷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移屯海中厓山距廣州四百

里詔恆以蒙古漢軍副都元帥經略之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恆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英德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於海上獲其船三百艘禽將吏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共圍厓山弘範督南面軍恆督北面軍合擊大敗之嶺海平十七年拜中書左承行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者罪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千戶之外悉放散之十九年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奪天長府其王舉國航海恆將舟師追之敗諸海洋獲船二百始恆議城天長儲餉待戰奪於眾議不果既而盛夏軍中疾作霖潦盲營議班師命恆殿後且戰且行至永平關賊伏毒弩貫恆膝負創奪關出境毒發卒於思州年五十後贈滕國公諡武愍柳貫撰其廟碑

見待制集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七

博羅歡

焦德裕

博羅歡畏荅爾幼子蘸木曷之孫瑣魯火都之子也時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斷事官博羅歡年十六爲本部芒忽斷事官從世祖討阿里不哥數有功中統三年李壇叛命帥芒忽一軍圍濟南分兵掠益都萊州悉平之詔錄燕南獄讞決明允皇子雲南王愛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奏上四人皆不稱旨丞相線眞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博羅歡以年少不知書辭乃以吏部尚書別帖木爾輔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密以金六簾迎餽博羅歡以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待歸取之至則竟其獄誅毒王者而歸其金於省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

兼三衛會伐宋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詔分大軍爲二右軍受伯顏阿朮節度左軍受博羅歡節度俄兼淮東都元帥竝以山東軍隸焉遂軍於下邳召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爲犄角猝未易拔海州東海石秋三城遠在數百里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爲疑兵以輕騎倍道襲之其守將可禽也師至三城果皆下清河亦降宋主以國內附而淮東諸城猶爲之守詔博羅歡進軍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及寶應掠高郵入漕河援灣頭斷通泰援兵遂下揚州淮東平益封桂陽德慶二萬一千戶十四年討叛臣只里幹台於德昌平之與博羅同署樞密院事拜中書右承行省北京未幾召還時江南新附尙多反側詔募邊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使自爲一軍聽節度於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其長博羅歡奏曰今疆土寔廣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彼一踐南土則橐其貨財妾其婦女民畏且仇叛將愈眾奏上會常德入朝訴唐兀一軍殘暴其境內一如所言敕斬以徇於是所募軍皆罷十八年以中書右承行省甘肅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臣皆知之以二十爲率乃顏得其九芒忽氏兀魯氏扎剌爾氏弘吉剌氏亦赤烈思氏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徵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臣疾且愈請東征帝賜鎧甲弓矢鞍勒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顏戰敗之賊黨塔不帶以兵來拒會久雨軍乏食諸將欲退博羅歡曰兩陳相對豈容先動俄塔不帶引兵退師乘之轉戰二日博羅歡身中三矢大破之適太師

月魯那演大軍來會遂平乃顏禽塔不帶旣而其黨哈丹復叛詔與諸侯王乃馬台討之哈丹游騎猝至博羅歡從三騎返走抵絕澗可二丈許追騎垂及博羅歡策其馬一躍而過三從騎皆歿人謂有神助云哈丹死斬其子老的於陳往返凡四歲凱旋俘哈丹二妃以獻敕以一賜乃馬台一賜博羅歡陳其金銀器於延春閣上召諸侯王將帥分賜之博羅歡辭帝嘉其讓更賜金銀器五百兩以旌之改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有詔括馬毋及勳臣之家博羅歡先入善馬十八爲倡沐南諸州莽爲巨浸博羅歡躬行決口督有司繕完之三十一年成宗立入朝請以泰安州所入五戶絲四千斤易內庫繒帛分給芒忽一軍帝爲敕遞車送軍中竝賜以世祖所佩弓矢輦帶有頃近臣奏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七

伐宋時右軍分屬伯顏阿朮左軍分屬博羅歡今伯顏阿朮皆受分地而博羅歡未及帝曰何久不言乃益封高郵五百戶大德元年叛王藥木忽爾及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輩幼弱無所與知今茲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未至帝深以爲然賜金鞍勒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居歲餘卒年六十三博羅歡勇有智略戰嘗以身先之所獲財物悉與將士故得其死力平居常以國事爲憂間變卽請行至終其事乃止其忠義出於天性累贈太師土柱國加封泰安王諡武穆姚燧碑其神道長子渾都山東宣慰使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三子埜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季子博羅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埜先子尼摩星吉

襲郡王亦思制瓦性吉中政使其仲子伯都幼穎異不以家世自矜長嗜書史至大二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平章政事時米價騰踊陸輓每石費二百緡乃爲經畫省四百餘萬緡自是諸倉俱充溢甘州氣寒地瘠少稔歲發粟振饑春則貸種於是兵民兼足詔賜名鷹甲冑弓矢及鈔五千緡以勞焉四年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子賓客上書陳古先聖王正心修身之道帝嘉納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皇太后謂東宮官不宜使外止其行遂以疾辭去寓居高郵英宗卽位復命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陛見以疾固辭命以平章祿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所服藥須空青詔遣使江南訪求之伯都固辭所賜鈔及祿秦定元年還京師卒朝廷知其貧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罕

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弗受曰恐非伯都意也子篤爾吉將作院判官

焦德裕字寬父雄州人父用仕金爲千戶守雄州北門太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生獲之帝以其忠壯釋不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年六十二卒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從其舅解昌軍中金將武仙殺眞定守史天倪仙旣敗走其黨趙貴王顯齊福等保仙故壘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楊惟中以德裕薦遂使眞定降齊福禽趙貴王顯亡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詔賜井陘北障城田中統四年授閬蓬等處都元帥府參議宋臣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於虎嘯山實

薪土塞水源人無從得飲德裕往援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追及鵝谿馘千人獲馬畜兵仗萬計從丞相伯顏南征授僉行中書省事遂從下安慶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丞相阿朮欲盡坑其徒德裕諫止之乃入城撫定其眾平章阿合馬譜丞相伯顏殺丁家洲降卒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成之德裕辭不拜改淮東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邏得其檄卽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使承反狀將籍其家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天子旣寵綏之有地有民尙何他覲奈何信反聞殺無辜邪盡復其官拜福建行省參政卒年六十九贈平章政事追封恆國公諡忠肅

塔出

梭都百家奴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四

塔出布兀刺子也幼孤長善騎射至元元年入侍世祖占對多稱旨四年給以察罕食邑賦稅之半又還其所俘遁戶三十七年降金虎符授山東統軍使鎮莒密膠沂邳郳宿卽墨等城設方略謹斥候宋人不敢北向九年改僉樞密院事數將兵攻下瀕淮堡柵略地漣海獲人畜萬計請加賞賚降人蔣德勝以勸來者十年城正陽以扼淮海諸州兵宋陳奔率安豐廬壽等州兵數撓其役塔出選精銳日十數戰奔遁去卒城正陽宋人復造戰艦於六安欲攻正陽塔出率騎兵焚其艦餽饟久不繼出兵據險潛取安豐麥以餉軍出奇兵破宋軍於橫河口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不可猝下攻之徒老我師宜先渡江擣其根本畱兵淮甸絕其救援庶長江可乘虛而渡

於是以塔出爲淮西行省參政帥師攻安豐廬壽等州俘生口萬餘來獻宋夏貴率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帝遣塔出往救之遇宋兵於潁州時城中戍卒僅數百塔出卽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急徙北關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火光屬天塔出率眾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軍退走追至沙河大破之溺死不可勝計明日長驅直走正陽時方盛暑乘大雨突圍入城遂堅壁不出旋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以出渡淮至中流皆殊死戰宋軍大潰追數十里斬首數千級奪戰艦五百餘遂解正陽之圍秋八月引兵渡淮屯廬揚間十二年從丞相伯顏以舟師東下宋相賈似道奔揚州遂分兵四出克池州取太平順流至建康丹徒江陰常州皆望風迎降謀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聖

告揚州人將夜襲丹徒塔出設伏以待揚州軍果夜至塔出扼西津邀擊之殺獲溺死者甚眾授淮東左副都元帥十三年領淮西行中書省參政時沿淮諸州新附塔出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姦宄境內帖然俄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宣布恩信所至溪洞納款十四年宋益王昞廣王曷走保嶺海復授江西宣慰司行中書省事遷治贛州十五年以二王事入議帝命張弘範李恆總兵進討塔出畱後以供軍費初江西甫定帝命墮其城塔出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爲城霖潦泛溢無城必至墊溺墮之不便帝從之州郡有已降復叛者塔出謂同僚曰撫治乖方之所致也中間豈無註誤止誅其渠魁盡釋餘黨瑞州張公明愬左丞呂師夔謀爲不軌塔出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求貨

耳若以矇昧言遽聞之朝廷則大獄滋興連及無辜且師夔居相職詎肯爲狂妄之事若遲疑不決恐彼驚疑乃斬公明而後奏聞帝是之十七年入覲卒於京師年三十七子二人長宰身江西宣慰使次必宰身征東行省左丞

梭都扎刺爾氏少入宿衛從征花馬國有功李璫叛山東從諸王合必赤平之還言於朝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於宋境乞免其罪籍爲兵從之得兵三千人以千人隸梭都爲千戶命守蔡州至元五年阿朮等兵圍襄陽命梭都出巡邏奪金剛臺諸寨六年拒宋將范文虎舟師於灌子灘九年攻樊城先登城遂破襄陽降再與卒五千賜弓矢襲衣金鞍白金等物入見擢郢復等處招討使十一年從大軍渡江鄂漢降十二年建康降改建康安撫使攻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聖

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畱參政董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畱梭都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使梭都往守嚴州以鎮之至嚴方十日而衢婺徽連兵來攻皆戰卻之復婺衢處州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升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梭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州之富場時邵武方聚兵觀釁信州告急梭都趨建寧遇宋兵於崇安軍容甚盛令其子百家奴及楊庭璧等夾擊之竝分設二伏以待庭璧陷陳深入宋兵敗走伏兵起邀擊之斬首千餘級宋丞相文天祥南劍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寧梭都夜設伏敗之轉戰至南劍敗張清奪其城至福州王積翁以城

降攻興化軍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之巷戰終日
斬知軍陳瓚屠之而南至漳州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自
雷攻漳州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不下梭都恐
失富場之期乃舍之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
時知府馬發城守甚備梭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
急攻潮人潛出城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梭都令於眾曰
有能先登者拜爵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
至夕宋兵潰潮州平進福州行省參政徵入見帝以江南
既定將有事於海外升泉州行省左丞招諭南夷諸國十
八年改占城行省右丞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
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梭都率敢死士擊之斬溺
死者五萬餘又敗之大浪湖斬首六萬占城降梭都造木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器

爲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
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梭都帥師會之
敗交兵於清化府奪義安關脫歡命梭都屯天長以就食
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梭都不
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兵遮之於
乾滿江梭都戰死事聞諡襄愍子百家奴亦從攻襄樊從
渡江東下屢立戰功授武略將軍賜金符爲管軍總管鎮
高郵白馬湖行省以百家奴襲父職郢復州招討使建康
宣撫使仍領本翼軍頃之徇地福建行定衢婺信等州城
邑與畚軍遇疾戰敗之鼓行而東降建寧府攻拔南劍州
閩清懷安二縣傳檄而定從下福州破興化別擊東華鄉
張世傑軍於泉州俄領諸軍乘戰船入海追逐世傑於惠

州甲子門進至同安縣荅關寨瀕海懸鎮悉招下之降其戰船三千餘艘至元十四年冬十二月宋二王遣倪宙奉表詣軍門降遂進兵至廣州諸郡縣以次降附明年春正月振旅而還廣東遂平三月引宙奉降表來朝未至賜虎符管軍萬戶七月遂朝於上都授海外諸蕃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舉仍領本翼軍守福建是時福建多水災百家奴出私錢市米以振貧民全活甚眾十七年朝京師加宣慰使都元帥二十二年父梭都戰死交趾百家奴遂與脫歡引兵薄交趾境水陸轉戰輒有功武宗至大四年卒於家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讀書舉大略才幹過人世祖將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巽

取江南澤以選輸鈔至淮南餉軍丞相阿朮見而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從元帥梭都下兵閩越時宋廣王遁於海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於南劍州守臣張清行都督府事謀復建寧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江東大擾梭都時軍浙東建信復告急梭都謀於眾曰我軍當何先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會行省檄梭都與左丞塔出會兵甲子門遂度兵閩關入戰而至南劍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梭都怒其民反覆下令屠城澤屢諫不聽乃復說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謀爲基本我新得泉州民志未固旦暮且失守比我定興化

整兵而南彼基本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動之世傑將膽落而走是我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分兵之馳救也梭都喜開南門縱民脫去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圍去梭都至泉州部署別將裝大艦趣甲子門自將下漳州屯海豐引精騎與塔出會十二月入廣州十五年春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城守不下恃外多壁壘爲援應也第剪其外應必內潰乃分兵攻一大壘破之餘壘盡散走二旬而潮拔旣而文天祥軍潰江西廣王暨世傑死海中梭都還軍福建以梭都爲福建行省參政澤行省都事授興化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於道郡新殘於兵掩骼卹孤流離復業誅惡少之竄名卒伍者貪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至是吏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吳

援例將籍其產澤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者猶蒙宥民奈何連坐下令田廬貲產無主者竝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當江南未定盜賊四起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諸路平行省議籍爲兵上下洵洵澤自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眾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貪虐誅求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斂富戶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要束木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痍死載道所獲不費要束木盡掩有之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閒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

起寶慶武岡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誣誤者止誅首惡三十一人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桑葛建議攷校錢穀務求增羨天下騷動澤自上計獨守舊額要束木怒拘繫之明年桑葛敗要束木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闕里吉思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軍還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三章以漸爲教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振饑者先發而後上聞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竝徼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豪民四千六百餘戶置雷雷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頃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七

歲收穀爲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薛赤千賊利事覺行省檄澤驗治盡發其奸賊縱所掠男女五百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大忤御史臺言烏古孫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視事三月例收圭田租米五百石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宴如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鬻其東南陂塘鹹病農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塌三溪瀦之爲斗門七堤塌六以制其贏耗醜爲渠二十有四皆支別設牐時其啟閉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竝爲膏土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

餘母喪以哀毀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二日不死乃復食澤謚正憲子良禎仕至中書右丞別見元末言臣傳

劉整以下宋降臣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沈毅有智謀熟知山川險要避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從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禽其守還報珙大驚曰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乃書其旌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副使整以北人鎮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會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帥蜀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不行遂拮據其罪宋史新編云會賈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閩帥整遂爲興所按整遣使訴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吳

臨安不得達益懼不自保乃謀納款中統二年夏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人附綱鑑大全云整命參謀官許彪孫草表不從合門仰藥死世祖嘉其來授夔府行省兼安撫使俞興攻瀘州整出寶器分士卒激使戰戰數十合興敗去復遣使請益屯兵厚儲積爲圖宋計明年入朝授行省於成都潼川兩路仍兼都元帥同列嫉其功謀陷之整懼請分帥潼川宣課茶鹽以餉軍至元四年入朝奏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徹其扞蔽廷議多難之整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得爲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且襄陽吾故物由棄而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曰朕意決矣命陝西五路四川行省各造戰艦

五百付整俾與阿朮經略襄陽遂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率兵五萬抄掠沿江諸郡七年三月築實心臺於漢水中上置弩礮下爲石圍五以扼敵船且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更造戰船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晝地爲船習之得練卒七萬復築外圍以遏敵援宋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整躍馬前曰君旣昧天命又不自奮厲徒多害生靈何爲請與君決勝負文煥不答伏弩中整以甲堅不得入九年破樊城外郛謀知文煥將遣張貴出求援遂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臨漢水緜互參錯眾莫測所用九月貴果夜乘輪船順流下走覘知之傍岸熬草牛如晝整與阿朮麾戰艦先據龍尾洲轉戰五十里禽貴於檀門關殲其眾宋封整爲燕郡王遣永寧僧齋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吳

告身及金印另符送整所永寧令得之聞于朝敕張易姚樞雜問適整至自軍言宋怒臣用兵襄陽故設此爲殺臣計臣實不知帝令整復書謂宋若果以生靈爲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願爲此小數何益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樊脣齒也宜先攻樊城宋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募善泅者斷木沈索督戰艦趨城下以回回礮擊之而焚其柵明年正月遂破樊城旣而移攻具向襄陽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主帥不可乃遣宋俘唐永堅入諭文煥以城降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遣水軍乘勝長驅大江必非宋有遂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使守正陽夾淮而城南逼江斷其東南衝宋夏貴悉水軍來攻破之夫人洲時右丞阿里海牙鎮淮西帝知其不

相能命分軍爲二各統之御史言江淮未附將帥需人今
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劉整子垓素不知兵且闕人
望帝竝命罷去十二年正月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
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
安可一鼓而捷也首帥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
爾渡江非所聞也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不克初元兵南
下用呂文煥與整爲鄉導至是整不得行而文煥預入鄂
之功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願使我功後於人善作者不
必善成果然一夕憤死於無爲城下諡武敏

呂文煥

范文虎

襄陽居吳楚上游立國東南者恆恃爲藩蔽襄陽不守則
浮漢東下長江天塹皆失其險宋南渡紹興間岳飛收復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襄陽屹然爲西陲保障越百餘年疆事壞於趙范而襄陽
歸於元嘉熙間孟珙又復之訓兵積粟以與元抗復成重
鎮越二十餘年而又壞於呂文煥兄弟襄陽失而宋遂不
支有金湯之險無干城之良不能守也文煥安豐人兄文
德微時鬻薪於市宋淮帥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之
招致麾下累功授京湖安撫制置使知鄂州時劉整獻計
謂宋人所恃惟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乃遣使至鄂遺以玉
帶求置榷場於樊城文德許之旣而言安豐等場貨每爲
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居積遂築壘置堡江心起萬人臺
立撒星橋以遏宋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
益熾文德始悟爲整所賣每曰誤國家者我也疽發背死
文煥於宋咸淳三年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時世祖

至元四年也命阿朮等經略襄陽文煥庸懦無謀樊城之初置樞場也已隱據其堂奧而文煥泄泄處之及阿朮城白河築鹿門文煥始大懼不知所爲計恃兵食尙敷坐擁堅城遷延歲月以幸無事無致死之志旦夕蹀血以爭要害也聞宋廷臣議遣高達來援文煥不憚用其客計虛奏大捷以止之賈似道亦素忌高達而庇呂氏竟不遣達六年世祖命史天澤益兵圍襄陽深溝高壘期於坐困長圍四合餉援盡斷文煥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已十年正月阿里海牙等拔樊城世祖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於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旣而阿里海牙身至城下喻之折箭與之誓文煥感泣遂納管籥出降詔入朝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至

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卽爲帝畫攻鄂策且請爲前鋒世祖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十一年二月授參知政事行省荆湖命率其麾下臨城以善遇降將意招諭未下州郡十月文煥引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殺之進逼新城招都統邊居誼不從伏弩中其右臂馬仆幾被獲眾挾以出文煥怒麾兵拔其城居誼赴火死元軍渡江圍鄂文煥謂權守張晏然等曰汝國所恃者長江耳今大軍飛渡如履平地不降何待於是晏然與都統程鵬飛皆以軍州降十二年正月兵至尋陽提舉江州興國宮呂師夔文德子也與知江州錢眞孫以州降時宋方趣文煥兄五郡鎮撫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不受命殺使者亦迎降於江州宋謝太后遣使諭文煥請息兵修好不聽十月

伯顏分兵三道取臨安以文煥爲鄉導趨常州宋遣兵部侍郎呂師孟來軍中議和師孟亦文德子也陰請文煥贊成和議亦不省十二月平江府官屬迎降於常州文煥先往受其降十三年伯顏軍次皋亭山宋主奉表稱臣伯顏遣文煥入臨安閱視城壘且齎黃榜安諭中外軍民并入慰謝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於軍中天祥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解喻天祥斥其合族爲逆文煥大慚志十四年以文煥爲中書左丞仍宣慰江東十五年三月詔文煥遣官招宋生熟券軍月給衣糧汰其老弱者屯種近地江東道按察使阿八赤從文煥求金銀及宅舍子女不與遂奏文煥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私匿兵仗帝命行臺御史大夫相威詰之阿八赤以不直免官二十三年正月文煥以江淮行省右丞請老許之仍任其子爲宣慰使文德子師夔從徇江西平廣州官至參政初文德詔事賈似道似道暱之爲之奧援并擢用其子弟呂氏部曲布列沿江諸郡襄陽旣降元軍所至率先款附反戈前驅馴至人心風靡巨解不可復振而宋遂以亡

其國云

原稟無傳以類編參補

范文虎者呂文德婿也宋景定初世祖自鄂北還宋相賈似道虛奏援鄂解圍之功以文德爲首加檢校少傅文虎亦進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及文德卒似道擢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軍寄腹心焉時宋度宗咸淳五年也是年文虎與夏貴率師援襄樊貴屺於新城虎尾洲文虎

以舟師援之至鱸子灘而敗七年四月與阿朮戰於湍灘又敗六月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遣軍趣會舟灘文虎前軍逆戰不利輒棄旗鼓夜遁八年宋民兵都統張貴將自襄陽突圍還郢先遣死士潛行水中達郢乞文虎發兵駐龍尾洲爲應至期張貴乘舟順流夜犯重圍轉鬪至龍尾洲而郢兵先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貴力戰不支被執不屈死論者謂張貴能以偏師犯圍入襄陽復能破圍而出當日范文虎諸將苟協力致死徹襄陽南面之圍以通餉援則猶可守也先是宋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援師文虎不甘爲之下致書似道似道卽改文虎官爲福州觀察使不屬京湖制使統轄而令文虎兵獨從中制文虎日與妓妾擊鞠飲宴庭芝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屢約進兵文虎輒以取旨未至爲辭旣而襄樊陷給事陳宐中言襄樊之失皆由文虎怯懦逃遁請斬之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知安慶府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請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至元十二年正月伯顏分兵至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且速伯顏往伯顏初以安慶城在山頂且兵糧皆足勢不可攻又慮文虎爲勍敵甚憂之及聞欲降大喜乃使阿朮以舟師先至安慶文虎遂以城降伯顏承制遙授兩浙大都督命持詔往諭壽州諸鎮招安豐五河等處軍民宋謝太后諭文虎使通和議文虎不報十月董文炳將左軍由江入海以文虎爲鄉導趨澈浦華亭十三年正月伯顏分兵圍安吉文虎致書知州趙良淳誘之降良淳斬其使而自經

元兵入臨安宋駙馬都尉楊鎮奉益廣二王潛渡錢塘江如婺州文虎將精兵五千追之不及執鎮而還伯顏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文虎與忙兀台同治事宋宗室趙孟彙謀起兵紹興事泄被執至臨安文虎詰其謀逆孟彙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其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乃反以爲逆邪文虎怒斬之七月與呂師夔竝參知政事十五年進左丞詔諭行省東南島嶼諸番國有慕義者可因番舶宣布德意使其來朝文虎遣使偕日本僧齋詔往諭其國并招降海寇賀文達十七年入朝命將兵十萬同右丞相阿剌罕同征日本十八年七月軍至平壺島遇颶風壞舟文虎被溺漂流一晝夜幸附敗版得生遂擇堅艦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五龍山下盡爲日本所殲逃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屠

歸者僅三人二十四年帝親征乃顏命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爲策應文虎以豪懿東京諸地人心未靖奏立遼陽行省撫治之時江淮平章沙不丁議裁南官帝曰除范文虎陳巖呂師夔數人餘從所議世祖於諸降臣眷遇始終不衰而心實薄之嘗問曰汝曹何降之易邪

以類編補附

夏貴

夏貴溧陽人宋寶祐閒貴城築荆山剋期集事升正任刺史尋兼河南招撫使景定元年兀良合台由潭州還兵而北賈似道用劉整計命貴邀殺其殿卒七百餘人於白鹿磯時世祖自鄂班師似道遂以大捷鄂州解圍奏進貴知淮安州兼京東安撫副使三年貴克復蘄縣改知廬州淮安撫副使五年擢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率師攻

虎嘯山張庭瑞堅守逾月不克焦德裕來援夜薄貴營貴驚走爲追兵所敗於鵝溪咸淳元年貴以軍五萬攻潼川與守將劉元禮戰卻至蓬溪復大戰敗績四年遷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五年援襄陽失利於虎尾洲九年遷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十年率舟師十萬乘夏霖雨淮水溢攻正陽水入外郭部將先登被俘遂退軍聞伯顏自襄陽東下軍次漢陽之蔡店貴以戰艦萬艘與都統制王達分據陽邏堡沙蕪口諸要害以阻元軍入江之路貴方往來應援阿朮已由青山磯乘閒渡江貴大驚遽以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江縱兵大掠還廬州而陽邏堡遂破王達領所部兵八千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鄂州漢陽相繼降元明年正月貴引兵會賈似道於蕪湖袖中出一編書示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堯

似道曰宋祚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二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將後軍軍魯港貴既失利於鄂恐似道功成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鬪志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懼曰步帥遁矣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可支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宋師大潰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遂解舟去奔還廬州似道與虎臣單舸走揚州是役也似道以首輔出師朝野屬望傾府庫以供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抽諸路精兵十三萬益以貴淮閩之師決存亡於一戰而似道權奸流毒中外將

士解體貴復陰幸其敗以誤之軍聲一墮大江以南遂無立草是年宋猶以貴知廬州加樞密副使命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貴不奉詔尋加兩淮宣撫大使不數月伯顏兵至臨安貴遂籍淮西二府六州四軍三十四縣戶五十一萬三千八百口百有二萬一千三百降時至元十三年二月也初伯顏命阿朮定淮東以淮西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貴以書抵伯顏曰毋費兵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伯顏遣貴甥持諭與約至是舉所部納款伯顏承制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給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其城貴

元史卷二十九 列傳

五

涖殺福及其二子大源大淵十五年與范文虎竝爲中書左丞貴自降後閱三歲而歿有題其墓者曰享年八十三胡不七十九惜其年垂耄猶復偷生旦莫閒畱貳臣之名於沒世欲蓋而章不如速死之爲愈也

○原墓無傳以類編補

論曰春秋書三叛人名以懲惡而勸善其人皆以土地歸魯魯史直書其事不少諱焉劉整呂文煥夏貴畱夢炎之徒身爲將相大臣乃亦趨降恐後無復媿恥不章其惡則賊臣接踵豈尙有所顧忌哉

○論今補

元史卷三十

世祖相臣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
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眞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
北京旣而天倪爲金降將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
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返轡當不
招自至天澤卽傾資裝易甲仗南還晝夜兼行次滿城得
士馬甚眾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羅乞
濟師孛羅承制卽命天澤紹兄職遣蕭乃台將蒙古軍三
千來援敗禽仙驍將葛鐵槍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
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其兄天安亦自白雲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一

提兵來赴難共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眞定未幾宋大
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眞定天澤同蕭乃台扼諸
贊皇山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自以鐵騎摧鋒
入獲義斌斬之旣而仙遣諜者結城中死士爲內應夜斬
關入據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臺城求援於中
山知府董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眞定而蕭乃台兵亦
至捕斬叛者三百餘仙挾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蕭乃台
忿民之反覆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力爭得釋乃繕城壁
立樓櫓招流散恤困窮擣抱犢諸砦巢穴仙乃遁入汲縣
相衛諸州皆降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府分統漢兵以天
澤爲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仙復
屯兵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眾十萬來

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騎繞出其後與大軍夾擊仙敗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皇弟拖雷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略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金主令完顏白撒將兵八萬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州天澤率輕騎馳赴比至圍已合天澤單騎奮槊突至城下呼守者告以援兵且至復貫陳出與大軍夾擊白撒等敗走蒲城追金主至歸德復與諸軍會睢陽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去汴北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金亡後移軍伐宋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又從宗王叩溫不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二

花圍光州攻壽春乘勝而南所向輒克世祖時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奏以天澤爲經略使至則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境內大治戊午秋從憲宗伐宋取蜀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咸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滕艘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天澤分軍爲兩翼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咨以政事疏言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霑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皆嘉納命往鄂渚徹江上軍還授河南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既柄政事皆讓同官曰天澤本武臣何克負荷

但物議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爲諸君條達耳相則曷敢當眾服其謙退乃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盡奏罷諸色占役者李璫反益都命天澤專征聞璫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能爲也至則進說宗王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宐力角多殺士卒當以不戰困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四閱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斬璫於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四年以右丞相讓安童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部署甫定以疾還燕八年進平章軍國重事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拔樊城襄陽降詔與丞相伯顏總大軍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三

侍臣賜以蒲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又首勦南伐之謀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至眞定帝遣尙醫馳賜藥餌天澤附奏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卒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贈太尉諡忠武後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恂恂若無所能及臨大事毅然任天下之重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每公餘輒讀雖出使戎旅亦挾以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末老宿儒自以爲不及拜相之曰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已何預焉其出討李璫也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先是在憲宗時天澤嘗奏臣始攝兄職今臣兄

有二子分掌兵民臣復任經略一家處三要職分所當辭
乞退休帝曰卿累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媿何嫌
竟不許及李璫之變言者謂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
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諸子
卽日解兵符者十七人統眞定五路時政煩賦重民貸錢
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
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值歲饑民假貸充貢賦積
銀至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資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
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其經略河南
也朝廷遣阿藍荅鈎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
澤獨以勳舊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
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眾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賓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四

禮而薦拔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時遇蒙古官驅數俘出
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問知爲近侍局官李正臣也
出金贖之送歸眞定署幕府參謀庶務一以委之與所遇
河南流寓人王顯之同一委任由是眞定治效高視他郡
兩人力爲多量材善任各盡所長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
疑而下不怨人以比之郭子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樟棗杜
杞梓楷彬各任方面而格尤知名別附平宋諸臣傳

劉秉忠

張文謙

劉秉忠字仲晦初從釋氏名侃字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
其先瑞州人世仕遼爲官族曾太父澤仕金爲邢州節度
副使因家焉歲庚辰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
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丘兩縣提領皆有

惠政秉忠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不樂投筆棄去隱武安山中遇異人授以數學久之天寧僧虛照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畱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僧海雲被召過雲中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麻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畱藩邸後數歲奔父喪於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數君而已故治亂之道不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五

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然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正在今日然舉其要不過用人治民行政三者而已用人之事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莫先焉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政本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要於縣宰誠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眾

事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養士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竝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以經義爲上論策詞賦次之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材任用之得一世臣才子孫勝於草野十寒士以其用易速而所益大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至困窮或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竝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厲人之至意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

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故古之賢君廣開言路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蔽一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人君有之蔽天下故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眾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竝行罷去以明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之意則用人之道不外是矣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於是有餘者蓋有餘不足者蓋不足宜禁

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公平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此非可望之於下在上所以主持之耳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役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亡日眾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用也今宜會計官民欠負若實爲公差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七

所借宜依前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倍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免追取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裝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沙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無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二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重本計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兵馬之所蹂躪荒蕪尙多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可資軍需耶律

中丞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爲輕奧魯刺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權竝行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舍於官衙民宅如是則養民之大端不外是矣人存則政自舉意美則法自良此外觸類廣推隨時潤色在君相之措行耳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八

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陰祐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麻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麻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麻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減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以資勵勸此皆可及時舉行以昭新政者也書奏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眞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

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密勿定大計已同內相宜褒崇尊顯以示天下不當猶仍其野服散號卽日詔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官籍監戶給之秉忠既受命益以天下自任燕閒顧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所推薦人才後悉爲

元史卷三十列傳

九

名臣而未嘗宣泄市恩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改諡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齊居蔬食終日

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山野鄙人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賜金符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大原五路總管所至皆有惠政年六十卒於官

張文謙者邢州沙河人幼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對稱旨命掌王府書

元史卷三十 列傳

十

記日見信任所匡贊皆與秉忠共之中統元年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議事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遽求出詔以本官宣撫大名臨發猶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若虞國用不敷者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於是調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一二年春來朝復畱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必舉文謙力爲多三年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宰相之職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是之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

俘虜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尚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籍爲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眾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奏以文謙往決其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育之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册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及爲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奸

元史卷三十 列傳

十一

乃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奸臣所忌力求去會命同許衡等造新厓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卒文謙早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理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言莫非仁義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數忤權倖而得喪不以經意身後家惟藏書數萬卷追封魏國公諡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封魏國公諡文靖李謙碑其神道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畏吾人布魯海涯子也甫生時父拜廉訪使之命遂以官爲子孫氏自布魯之先俱以功爲畏吾世臣凡三世皆以海涯爲號布魯少隨其主內附克宿衛從太祖西征妻以居里可汗女旋使總理燕京財幣拜燕南

諸路斷事官屢平反冤獄贖逃奴寬代軍之罪所至多惠政居家以孝友聞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子十人孫五十三人多登顯仕希憲其仲子也年十九侍世祖潛邸奇其容止議論希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懷中何書對曰孟子問其大旨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由是呼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近臣以其儒生授以弱弓希憲請易勁者三發連中眾驚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難治希憲詢民病苦抑強扶弱首薦許衡提舉學校國制儒得免奴籍京兆諸豪廢令不行希憲至悉良之但識字者卽贖著儒版初世祖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五

憲宗命阿藍荅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許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且指庭實命恣所取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請軍中所俘士人以官錢贖之得免五百餘人憲宗崩問至希憲啟請速還京正大位以定人心世祖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四萬騎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附阿里不哥倘倚關中形勝潛生異謀將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初憲宗南征畱季弟阿里不哥居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與上爭帝眞定名士李榮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爲藩臣脫

忽思所忌械之希憲訪樂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又奉使於東方宗王塔察爾勸其首先翊戴王然之庚申世祖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以母弟挾居守之權倘竊位號則四方觀望宜早定大計詔告天下則從違順逆立判機會不可緩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僕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結以恩信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敕諸軍北歸帝皆從之俄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乃命希憲宣撫陝西四川道太平霍魯海聞之乘驛先入京兆希憲遲一日至宣卽位詔遣使安諭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其黨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華使各以兵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三

來援盡發蒙古奧魯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內應希憲召僚屬謀先發乃遣萬戶劉疑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其黨皆衷甲以待鬪而就獲復遣劉疑誅密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華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身承密旨便宜從事已飛奏矣又出庫金帛充功賞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四千授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此軍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兩軍旣行乃潛濠儲糧爲城守計會有敕詔至希憲先尸太平等於通衢而後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兵將等罪帝善其行權別賜金虎

符使節制諸軍得便宜行事西川將紐璘奧魯官將舉兵
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
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寮佐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
其無能爲今誅其將校徒攜眾心致其死鬪不如因其懼
死釋而用之使感恩効力上策也乃惟送二人於京師餘
竝不問初諸校既執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
紐璘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力八春果
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
事渾都海聞關中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復自和
林提兵會之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璘兄徇敦爲書招紐
璘時西川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諭戒兩川諸將
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合軍而東諸將

元史卷三十 列傳

古

失利於甘州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爾輜重皆空
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汪
惟良八春等合東諸侯兵力戰西涼大敗之斬渾都海阿
藍荅事聞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甫三十奏
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請飭諸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
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眾又罷解
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
民力東川帥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乞
哀希憲皆縱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
事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府上鎮戎州叛者
四百餘人希憲惟誅首惡五人餘悉原釋宋將家屬之在
成都者希憲歲給其糧父兄仕宋者子弟得越界歲省其

親人皆感之李壇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勳名因言文統爲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伶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壇叛亦修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進拜中書平章政事振綱維綜名實汰冗濫抑僥倖興利除害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一新又建言國家自開朔以來凡納土及佐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阜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攷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練經及喪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五

父亦如之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可付大事奈何以小人一旦之言不加詳察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徐思之翼日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復奏帝怒曰尙爾遲回邪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

被誅民心必駭請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詔遣能者按問事果無實希憲每奏事帝前激切無回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戒不忠爲子戒不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如君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七

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邪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阿合馬從旁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二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取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遣致一斤希憲卻之曰吾終不以彼所遺愈疾也帝聞而遣賜之十一年嗣國王條輦哥行

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詔起希憲往代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指揮官吏希憲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摔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謂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爲甚希憲欲入奏之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民之直幸勿上聞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

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時阿里海牙頗縱軍虜掠心憚希憲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所饋若皆己物我取之非義或係官帑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瀦水限戎馬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

發沙市倉粟二十萬斛以振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躬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民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十五年希憲疾久不愈董文忠言江陵溼熱所致卽召還江陵人號泣擁道畫像祠之還橐蕭然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帝欲令希憲以侍中領門下省竟爲阿合馬所沮十六年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希憲曰臣病委之於天所甚憂者

元史卷三十 列傳

大

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疴不可藥矣蓋指阿合馬也臨終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臬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十七年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上柱國恆陽王子六人孚恪洵忱恆惇從弟希賢至元十二年春以禮部尚書佩金虎符與工部侍郎嚴忠範持國書使宋三月至廣德軍獨松關爲宋將張濡所殺明年宋亾元軍獲張濡殺之詔遣使護希賢喪歸復籍濡家資付其家希賢死時年二十九從子惠山舊連海希憲弟阿魯渾之子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籍卽抗章劾之既又

劾奏明里董阿不當攝祭太廟又上疏言迎佛費財蠹俗
時山東鹽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未期月課取至正中
遷河南行省右丞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
上言時不能用歷湖廣江西福建行省右丞拜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希憲父布魯從弟希賢從子惠山舊皆別傳今并入

安童

安童

童一作同

木華黎四世孫霸圖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

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百寮上母弘吉刺氏昭
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
童雖幼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世祖悅曰
公輔器也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死安童侍側
曰彼皆親藩之人各爲其主豈知順逆陛下甫定大難遽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九

殺多人將何以懷未附帝驚曰何從得此老成語由是深
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中書右丞相以年少未更事固
辭帝乃召許衡入省議事以佐之令衡有嘉謨則先告安
童以達於朕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聞古說卽解要
領臣敢不竭誠輔導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
納人其中則難行四年三月安童復奏請儒臣姚樞等入
省議事從之五年阿合馬密議立尙書省乃先奏以安童
宜位三公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事下諸儒議商挺力言
其不可乃止七年奏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奏事如
常制其大政令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尙書臣一切徑奏
帝曰阿合馬倚朕信用故爾專擅邪敕如前詔八年陝西
省臣耶速迭爾建言歲饑盜熾非顯戮無以威眾安童言

強竊均死法何以立罪入死者仍宜待報從之十一年奏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汰其營作宮殿資緣爲奸竝宜詰問不報阿合馬患安童之逼已也知其短於邊才乃密謀出之於外十二年王師伐宋阿合馬密言大兵南行西北空虛非親藩重臣鎮邊不可詔安童從皇子北平王出鎮西北由是十年不得入朝踰年爲叛王昔里吉劫執回北平王竝入海都軍旣而事定送還會阿合馬亦敗二十一年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召見慰勞畱語寢殿四鼓乃出復拜右丞相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奏言陛下至元初相安童至今人思初政不怠也去歲丞相還自北邊天下咸望其復柄用旣而果膺復相之命老幼貴賤無不相慶時政之治不治人心之安不安係丞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三

相之得人不得人陛下但任安童再佐以御史大夫玉速左相伯顏事事咨三人而後行無使纖人旁撓其間何患天下之不治又安用掎克在位之盧世榮爲哉是年右丞盧世榮敗安童條其所用人及掎克諸事詔悉罷之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其餘諸司竝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而近臣伺隙援引非類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若廢格之必有短臣於上者臣謂銓選之法宜循定制帝曰卿何慮是其有妄奏者卽入言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上親討平之宗室誑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譖安童悖慢宗藩者帝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所爲

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桑葛得幸於上復決意立尙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權盡歸尙書屢求退不許二十七年以疾固辭遂罷相以完澤代之明年春桑葛亦敗三十年春安童卒年四十九世祖震悼曰天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童弱冠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汲引善類不問蒙漢如史天澤姚樞許衡商挺寶默皆志同道合合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以崇禮樂剷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尙儉薄征厚施朝野清謐倉庫豐盈世祖倚之曰安童爲相朕寢乃熟方與諸儒經畫典制以太平爲己任而邊事撓之宵小格之未竟其志每與許衡語歸數日猶念之不釋公退府南開一閣延士講論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三

古今得失臧否終日不倦請謁絕迹於門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舂兩廡粗備燕息荅曰身足於底完矣餘室何用神觀儼然望而生敬每旦暮出入京師皆拱立目送曰安相公也及卒天雨木冰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罔不失聲驚哀論者謂至元初政不減漢文安童之賢不亞房杜使不爲阿合馬桑葛掣肘其致治何遽不古若以爲憾焉成宗大德中御史中丞何瑋奏言丞相安童甚賢而相業前後異者蓋初年有史天澤廉希憲許衡輩爲之佐復相則諸老盡去成宗深然之賜封諡曰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子兀都台少襲長宿衛父歿凡賜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事母以孝聞成宗卽位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宮咸以家

人禮待之大德六年卒年三十一謚忠簡子拜住位宰輔
自有傳

不忽木

完澤 圖忽魯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康居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王罕王罕滅太祖遣使招之荅曰昔與帝同事王罕今旣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真取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藩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南征憲宗喜卽分兵命趨鄂州而自將攻蜀之釣魚山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三

雷部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卽位燕真旋卒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太子東宮師事贊善王恂恂從北征復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爲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嘉其寓規諫意衡纂歷代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卽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荅圖魯等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唐虞三代降至兩漢罔不以學校爲人才教化之本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其平定南方之君建置學校者晉武帝平吳始起國子學

隋文帝滅陳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滅梁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朝奄有江嶺之地計亾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唐之所能及然學校之政尙未全舉臣等曩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尙少而欲臣等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三

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才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然後可若日未暇則且於大都宏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俾其通講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學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程其勤惰而賞罰之或升上舍或降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

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能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不時奏聞則學無敝政而天下之材皆觀感興起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忽託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眞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忽託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脫忽託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五

九年遷按察使有訟淨州守臣盜官物者淨州本隸河東特命不忽木往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榷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葛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尙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當死者詭言阿合馬家資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句攷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

苟延歲月微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除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九月遷刑部尚書河東按察使阿合馬以資財媚權貴貸官錢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振之阿合馬所善幸臣有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及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者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合馬竟伏誅土圖哈求欽察人奴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其籍土圖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力諫帝意乃解二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誣殺參政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五

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葛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羸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等劾奏桑葛罪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尙書省復以六部歸於中書欲用不忽木爲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葛致天下不安今悔之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

木平章政事時上都畱守木入刺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賊罪以動上聽不忽木歷陳其不可罷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燂襲位若遣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卽以其半賜之不忽木固辭惟受沈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麥朮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以阿合馬桑葛前鑿責之事遂寢又諫征琉球之役及賦江南包銀桑葛黨忻都長於理財帝欲釋不誅不忽木力爭至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僧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不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美

忽木曰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又諫京師令蒙古人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之說竝圖寫國中貴人第宅已與民居犬豕相制之狀上之而止帝每顧侍臣稱塞陞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憲宗時彼常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輔相參贊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是以三代聖王敬天之怒遇災而懼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

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賜以盤珍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竝受遺詔雷禁中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等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卽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郊皆不忽木領之成宗卽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帝見而慰勞之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其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旣無益於民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七

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至欲釋奴殺主妻殺夫之罪不忽木言於帝而止之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執政內憚欲出爲陝西行省平章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邪帝畱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固辭制去重字大德二年行御史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四年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不忽木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出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惟服儒素祿賜有餘卽散施親舊所薦拔如丞相哈刺合孫等多爲名臣居常簡默及上前論事則陳義慷慨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

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憾不早聞此言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見朕也武宗時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子回回陝西行省平章夔夔由江浙行省平章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自有傳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僻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太宗伐金命太弟拖雷由陝右進師以擊其不備土僻爲先鋒遂去武休關越漢江略方城而北破金兵於陽翟金亾從攻興元闖利諸州拜都元帥取宋成都賜食邑六百戶父線眞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四年拜中書右丞相與諸儒臣論定朝制完澤以大臣子選侍皇太子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一日

元史卷二十一列傳

完

會燕宗室指完澤語眾曰親善遠惡君之急務善人如完澤者羣臣中有幾邪自是常典東宮衛兵太子眞金薨成宗以皇孫撫軍北方完澤兩從之至元二十八年桑葛伏誅罷尙書省歸中書世祖以擇相咨問廷臣不忽木言阿合馬籍沒時其賂遺近臣簿籍獨無完澤名又嘗預言桑葛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請以代桑葛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立朝一意革桑葛敝政請調積歲逋負錢粟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卽位完澤草遺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調滌煩苛恪守成憲屢詔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七年卒追封興元王諡忠獻完澤在相位十餘年位望益崇成宗倚任益重吏民守職樂業頗稱賢相然誤聽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

征八百媳婦國險遠炎瘴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驅民轉粟餉軍谿谷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
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
外騷然御史中丞陳天祥董士選皆力陳其害而完澤說
帝稱江南盡世祖所取陛下不竣此役則無功業可見後
世成宗深入其言故用兵意甚堅卒致覆軍辱國議者皆
咎完澤希寵生事逢君之罪舊史諱之反稱其安靜不急
功利謬矣

圖忽魯字親臣康里人自幼入侍世祖命與耶先鐵木爾
及不忽木從許衡學帝問其所學圖忽魯與不忽木對曰
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
卽知此除蒙古學士進兵部郎中遷僉太史院嘗宴見世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三

祖屢開說古今治亂政要多所裨益至元二十年遷中書
右司郎中未幾太宗正辟徹干薦掌其府判署閱諸獄文
案遇死罪求所以生之而不得輒愀然不樂遷吏部尙書
時哈刺合孫爲湖廣平章嘗與圖忽魯同在太宗正府素
知其賢舉以自輔遂授湖廣右丞禽盜首喬大使於九江
梟諸市羣盜頓息奏罷徵夏稅以蘇民困辰州蠻叛副樞
劉國傑往討不利圖忽魯調辰澧沅民閒弩士三千助之
因蠻攻蠻遂獲勝成宗時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問近侍
曰羣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賀伯顏對曰圖忽魯其人也且
先帝所知遂驛召還遷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封趙國公
諡文肅又有燕柙者舊作燕公柙今從神道碑字國材建昌人爲江淮
行省參政入朝值桑葛敗世祖欲易政府大臣以問柙柙

舉伯顏不忽木陳天祥等十人以對又問誰可爲首相以安童及完澤對世祖遂相二人而以不忽木及朌爲平章固辭終湖廣行省右丞舊史專傳今附

全阿魯渾

子岳柱

阿魯渾

舊連薩理號

畏元人其祖父兄弟皆以薩理爲號祖阿

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從至燕會畏元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詔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父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故遂以全爲氏至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子三人阿魯渾其仲也幼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文字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厯數圖緯方技皆究其說後事皇太子入宿衛深見器重有西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三

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譯者皆莫解其義帝問誰可與論難者侍臣以阿魯渾對果屈其僧帝悅令宿衛禁庭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捕之使已發阿魯渾趨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也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發之闕廷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輒以浮言捕人恐人人自危徒中奸計帝悟立詔使還俾械繫告者下郡治之果立伏挾嫌誣陷之故帝曰非卿言幾誤大事自是命日侍左右每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遂遣使求賢命領集賢館事阿魯渾曰陛下初置集賢館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詔以司徒薩里蠻領之仍以阿魯渾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士之應詔至者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

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還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意欲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至者阿魯渾又請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優其廩餼於是學者日盛二十三年進集賢太學士及尙書省立桑葛用事詔阿魯渾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授平章政事桑葛日橫引用羣小爲腹心阿魯渾彌縫其閒初猶信用久漸乖忤又立徵利司責理天下逋負固圍皆滿愁怨載路會地震北京阿魯渾極言致災之由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京師相慶市酒爲空及桑葛敗一無所污然猶坐累籍沒桑葛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爲問桑葛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致於敗彼何

元史卷三十列傳

三

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成宗卽位賜楮幣二十萬緡初成宗在潛邸數遣使召之託疾不往及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奉皇太子寶往授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語阿魯渾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眞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常語左右曰全平章眞全材也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十一年卒阿魯渾雅好推轂士由薦進者數十百人多至公卿大夫未嘗有德色追封趙國公諡文定趙孟頫碑其神道

見松雪集

子三人長岳柱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端凝有遠識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旣長就學日記千言年十八

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卽以薦賢舉能爲事皇慶元年授湖廣道宣慰使日接儒生詢民瘼至順二年除江西行省平章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鈔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語使者歸以其意復中書時相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上聞嘉之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眾州縣不能治廣東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更欲興兵病民邠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巢諭以禍福果罪兩巡檢司而眾皆復業南方以寧三年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旋卒岳柱天資孝友尤嗜經史有雅量人有欺之者坦不爲意有父風

元史卷三十列傳

三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從學於太學博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早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圍鄂宋命賈似道領兵赴援會憲宗凶問至乃解圍班師似道自詭爲己功旋復入相益驕肆自顓冊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無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極言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稟出李手嗾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鍛鍊成獄黥配漳州宋叵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援鄂克全師而返適有天幸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大悅卽授浙西道儒學

提舉使者竝致丞相安童書促李上道李乃幡然拜命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館集賢院中它日召見香殿勞問曰卿曩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方罷各道儒學司李因奏曰臣觀先帝詔書當勅業時軍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可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竝乞蠲免帝可其奏宗王乃顏叛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蒙古人或與賊親暱立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帝

元史卷三十一列傳

三

患之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四方轉餉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蹈之無不勝矣帝善其策諭將帥果奏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事關軍國生民利病宜各許實封言事以廣視聽會桑葛奏立尙書省授李尙書左丞李復以資格固辭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邪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驟進必漸摩培養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

唐虞三代咸有胥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爲美觀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帝悟事遂寢遷尙書右丞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糜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擢平章政事李又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初李嘗稱桑葛之才世祖信之桑葛爲尙書省丞相顓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李與同事莫能匡正會桑葛敗遂請疾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上簡知可謂千載一遇而纔近

元史卷三十列傳

五

天光卽以舉桑葛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參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答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各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丁禍江淮茂貴里禍福建又大鉤攷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葉李亦無一言自劾薦舉非人之咎尙賴陛下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葛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葛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而負清望重名爲天下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其舉桑葛特媿知人之明雖朕亦與有責焉有旨驛召淦詣京師置對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未幾卒

李旣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論者謂
桑葛之奸邪較賈似道尤易識葉李旣力舉桑葛則其攻
賈似道亦特劫於太學之公議耳李前後被賜甚多而自
奉甚儉比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泰亦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
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
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
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
不勝擾寒餓且死宜加振給詔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二
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
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

元史卷三十 列傳

壹

可鬻遽止之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尙書省桑葛爲相引用
黨與鉤攷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
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
及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撈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
者每省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莫敢言徹里具陳桑
葛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
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葛無讎所以
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
言則奸人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
名臣竊懼焉帝大悟卽令帥羽林三百人往籍桑葛家得
珍寶如內藏之半桑葛旣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
江南籍桑葛姻黨江浙省臣烏馬爾蔑列忻都王濟湖廣

省臣要東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福建行省平章汀漳劇盜歐苟久不平引兵進討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惟整隊耀武過柵柵不攻有降者則慰勞以酒食且原其貪吏激變之由他柵聞悉款附其黨縛歐苟出降不戮一人汀漳平三十一年帝不豫徹里馳還京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迎立成宗大德元年拜南臺御史大夫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苟爲明徵賊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吳淞江歲久淤塞平江嘉興湖州三郡水無所泄淫潦敗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吳

稼朝廷命行省發卒數萬疏之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中書平章政事卒家資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追封徐國公諡忠肅至治二年進封武寧王改諡正憲子多爾只江浙行省左丞姚燧碑其神道
論曰世祖卽位之初首定官制立中書省以總百司庶務一時明良際會稱得人之盛漢人史天澤始躋首輔劉秉忠亦以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初無內色目外漢人南人之見誠王者公天下之量矣惟惑於言利之臣王阿桑盧相繼柄政復設尙書省盡奪中書政權一時安童廉希憲不忽木諸勳舊皆爲所阻阨逡巡避位去中書而不獲竟其用阿魯渾與桑葛同視事尙書省委蛇彌縫亦不能有所補救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自古而然至元之治不獲比隆

古昔豈獨諸賢之不幸哉抑世祖嘗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尚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阿合馬稔惡十餘載苟非斃於王著竟無劾罷之時徹里不憚批鱗悟主而桑葛不逾時伏誅吾於當日諸賢不無春秋責備焉彼葉李者反稱桑葛之才階而進之其無知人之明耶抑逢迎爲容悅也李淦之言足以褫其魄已

○論
今補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三

09836

元史卷三十終

